

论文

概念整合视角下双语出版物中的转文化现象研究 ——以《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为例

阎浩然 蓝纯

摘要：“转文化”是近年来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新概念，强调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动态性和融合性。目前有关“转文化”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的社会人类学研究，鲜少聚焦于微观层面的语言学研究。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概念整合理论与转文化机制的兼容性，从镜像型网络、单域型网络、双域型网络三个方面对双语出版物《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中的转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概念整合是转文化现象背后的重要认知机制；双语出版物中的转文化模型呈现出明显的从镜像型到双域型的连续性；转文化现象研究有助于完善概念整合理论。

关键词：转文化，概念整合理论，双语出版物，《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

一、前言

探究不同文化间的关系一直是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但这类话题往往涉及三种易混淆的概念：Interculturality（际文化）、crossculturality（跨文化）和 Transculturality。际文化研究范式将不同文化整合起来予以考察，但相对缺乏互动性；跨文化研究范式较前者的整合程度更深，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文化移情”（沈骑，2017: 201）。但是，这两者在文化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程度上均有不足。面对这一问题，学界提出 Transculturality 的概念，以凸显文化的互动性、全球性和平等性（常

向群, 2017; 史安斌 盛阳, 2020)。为了把 Transculturality 与 Crossculturality 和 Interculturality 等概念相区别, 常向群、于硕、沈骑、史安斌等学者建议将其译为“超文化”或“转文化”(沈骑, 2017; 于硕, 2017a; 史安斌, 2018)。综合考虑, 本文采用“转文化”这一术语指称两种文化接触后产生新特征的文化融合现象。

双语出版物是当代文化间交流的重要途径, 为异国文化的推广和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作为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最新努力,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2021) 的出版将中国传统哲学、文艺、历史等概念以中英双语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从概念的解释到引例, 系统介绍中华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 使中外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其精髓。

双语出版物中的转文化现象体现了语言文字背后的文化交流属性。然而, 当前学界对转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宏观讨论, 尚未有语言认知层面的微观探究。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出发, 分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中的转文化现象, 以期揭示转文化现象背后的认知理据, 为转文化研究提供新颖的认知语言学视角, 同时促进认知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发展。

二、概念整合理论与转文化

概念整合作为认知语言学中较晚出现的理论模型, 较以往的概念隐喻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更广的应用空间, 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语言和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 (Fauconnier & Turner, 2002; Turner, 2014; Turner, 2020)。概念整合理论的经典模型由三种心理空间构成, 即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和整合空间。输入空间为概念整合提供基本概念和元素; 类属空间是输入空间的共有结构; 整合后形成的整合空间包含输入空间所没有的新结构, 即层创结构, 体现了概念整合机制的创新性。一般认为, 整合空间的产生涉及三个阶段: 组合 (composition)、完善 (completion) 和精细化 (elaboration)。“组合”机制使原先分属不同输入空间的概念元素合并在同一空间; “完善”机制赋予组合后的概念相关的背景知识和框架; “精细化”机制在“组合”和“完善”的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想像和模拟, 构建完整的意义场景。概念整合网络中各个空间之间均为双向映射, 整合空间中的结构也可反向映射到输入空间中。

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 转文化现象的一些特征可以由概念整合理论来解释。于硕 (2017b) 用“跨文化生成性” (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 来指称不同文化交流后产生的新特征, 这一观点即与概念整合理论颇为契合。我

们认为,文化概念可被视为认知结构在社会层面的宏观表征,而跨文化生成性可被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输入空间整合后产生新结构的能力。换言之,跨文化生成性的背后是概念整合的创新机制。于硕(2017b: 39)认为这种生成性具有“组合性”和“构建复杂信息”的特征,其所谓的“组合性”恰恰对应了整合空间的“组合”机制,而“构建复杂信息”则涉及“完善”和“精细化”操作。

于硕(2017b: 43)还指出,阈限(limen)是介于两个不同区域的中间状态;两种文化在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第三种文化产物,即阈限。我们认为,这种意义上的阈限也体现于概念整合网络中。首先,阈限具有动态性。概念整合理论认为,在同一网络内,各心理空间之间的映射始终处于互动状态,且从输入空间到整合空间的压缩操作和从整合空间到输入空间的解压缩操作是共时的,这种共时性让阈限处于动态变化中。其次,整合空间的层创结构虽然是新生成的认知结构,但往往涉及输入空间的部分元素。从这个角度看,阈限的表征部分来自于输入空间,部分来自于层创结构。

概念整合网络可分为四种:简单型网络、镜像型网络、单域型网络和双域型网络;后三种与转文化关系尤为密切。根据概念整合理论的经典模型,镜像型网络的各个输入空间和整合空间具有相似的背景框架;单域型网络的输入空间具有不同的背景框架,但在整合中只有其中一种框架映射到整合空间中;双域型网络的输入空间也具有不同的框架,而且这些框架均部分映射到整合空间。我们认为,在转文化现象背后的概念整合网络中,来自两种文化的输入空间拥有各自的文化框架(见图1):在基于镜像型网络的转文化现象中,两种文化空间和整合空间的文化框架具有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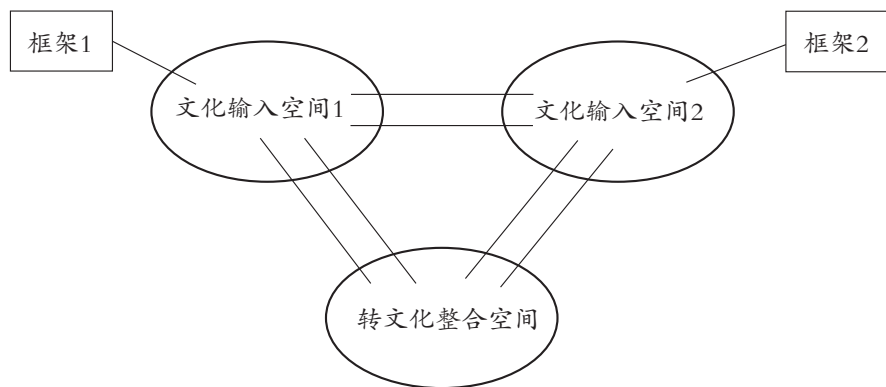


图1 概念整合网络的转文化图式

性；在单域型网络的转文化现象中，两种文化空间涉及不同的框架，而整合产生的新概念结构仅关联其中一种框架；在基于双域型网络的转文化现象中，两种文化的不同框架均整合在新的文化结构中。

沈骑(2017)区分了际文化、跨文化和超文化(即本文所称“转文化”)三个概念，认为它们涉及三种不同的文化结合方式；从际文化、跨文化到转文化，文化交互融合的程度递增。我们认为，一方面，这三种文化融合方式之间具有连续性，且边界模糊，符合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观(Taylor, 2003)；另一方面，转文化概念内部也呈现层级性，表现出不同的生成性和融合程度。基于镜像型网络的转文化构建中，由于输入空间本来就具有相似的背景框架，转文化空间的生成性和融合程度相对较低；基于单域型网络的转文化构建主要涉及一种(优势)输入文化的框架映射，所以转文化空间的生成性和融合程度较镜像型高；双域型网络的转文化构建涉及两种文化输入框架的混合映射，生成性和融合程度均高于前两种。

三、《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中的转文化现象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2021)中的双语词条分为三个部分：词条本身、词条释义，以及词条引例。体例如下：

本无

Benwu (Original Non-being)

绝对的空无。东晋时各家多用“本无”表达般若空义，指出事物根本上是不存在的(……)

Benwu, or original non-being, is a term used to refer to void. Philosophical schools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used it to bracket the doctrine of emptiness from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s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arguing that things are fundamentally non-existent [...]

引例 Citation:

本无者，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冥无。故非有，有即无(……) (ibid: 10)

下文从概念整合的视角出发，将词条所涉及的中华文化空间和西方文化空间视为概念整合网络中的两个输入空间。我们聚焦词条翻译和释义，根据转文化整合空间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生成性和融合程度，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中各双语词条背后的转文化现象分为镜像型网络、单域型网络和双域型网络三类，分析各类转文化现象的特征及其背后的认知模式。

1. 镜像型整合的转文化构建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涉及的传统哲学术语中有一部分虽然为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结晶,但对应的英语翻译和释义所涉及的文化框架与英语国家既有的文化框架之间没有明显的沟壑。我们将这类术语所激发的转文化整合空间归为镜像型整合。在这类整合中,由于两种框架的相通性,转文化的生成性和融合程度较低;不过,由于两个输入文化空间中的不同构成元素在整合空间内的共存,英语读者仍能体会到文化细节的差异。例如:

八音克谐 Harmonious Combination of Eight Sounds

八类乐器所演奏的声音能够协调配合,在整体上达到和谐。“八音”指由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八种材质制成的乐器所演奏出的不同声音(……)

Different sounds produced when eight musical instruments made of gold, stone, earth, silk, wood, gourd and bamboo are played together create harmonious music […] (ibid.: 3)

“八音克谐”指八种不同的乐器所发出的声音实现和谐共鸣,其英语翻译为“Harmonious Combination of Eight Sounds”,基本实现了字面语义的对应。虽然“八音”所指的八种乐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但释义所涉及的“音乐和谐”这一概念为中西方文化所共有。通过镜像型概念整合,英语读者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的音乐和文化常识完成术语理解;另一方面,中西方乐器的不同构成元素在整合空间中的结合亦可激发转文化体验。又如:

抱法处势 Upholding Law by Means of Power

坚守法度,凭借权势。“抱法处势”是韩非子(前280?—前233)提出的一种法治观念(……)

This expression means to uphold the law by means of power. This is a way of governance advocated by Hanfeizi (280? — 233BC) […] (ibid.: 7)

“抱法处势”指统治者根据掌握的权力,保证法令的实施。对英语读者来说,其英译“Upholding Law by Means of Power”所涉及的文化框架与他们自身对权力和法令的理解没有明显的冲突。通过镜像型概念整合,英语读者可以较好地完成对“抱法处势”的理解。而一些构成元素在不同文

化间的差异性（如法令和统治者的现实差异）也融合在了转文化整合空间的新结构中。

2. 单域型整合的转文化构建

在《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中，涉及单域型整合的传统哲学术语具有与西方文化空间不同的框架。在英语读者理解时，其需要从中华文化空间和西方文化空间中选择一种框架来构建概念结构，实现转文化识解。例如：

八卦 Eight Trigrams

由“—”（阳爻）和“--”（阴爻）每三个一组合成的一套符号系统。三“爻”合成一卦，共有八种组合，故称“八卦”（……）

Each of the eight trigrams consists of three lines and each line is either divided (--) or undivided (—), representing yin or yang respectively [...] (ibid.: 2)

兑 *Dui* (Marsh) (ibid.: 54)

艮 *Gen* (Mountain) (ibid.: 83)

坎 *Kan* (The Water Symbol) (ibid.: 128)

坤 *Kun* (The Earth Symbol) (ibid.: 135)

离 *Li* (The Fire Symbol) (ibid.: 138)

乾 *Qian* (ibid.: 179)

巽 *Xun* (Wind) (ibid.: 330)

震 *Zhen* (Vibration) (ibid.: 369)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周易》的五行八卦学说具有西方文化所没有的独特框架。《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所收录的相关双语词条主要以拼音和字面翻译为主。英语读者在理解时，需要将自己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依靠五行八卦的文化框架来构建相关概念。例如，“八卦”的翻译为字面直译“Eight Trigrams”。在理解这一概念时，英语读者既有的西方文化框架无法投射到于整合空间，只有中华文化空间中的相关文化框架参与到转文化整合空间的构建。“八卦”的子概念，如“兑”“艮”“坎”“坤”等，其翻译采用了拼音加字面意义的方式：“兑”为 *Dui* (Marsh)，水泽之意；“艮”为 *Gen* (Mountain)，山之意；“坎”为 *Kan* (The Water Symbol)，水之意；“坤”为 *Kun* (The Earth Symbol)，地之意；等等。离开八卦特有的文化框架，这些翻译都将无法理解。又如：

五行 *Wuxing*

“五行”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指五种最基本的事物或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其二，五行进一步被抽象为理解万物和世界的基本框架(……)其三，指五种道德行为(……)

There are three meanings to the term. 1) The five fundamental things or elements that make up all things. [...] 2) On a more abstract level, the term refers to the basic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 3) It refers to five kinds of moral behavior. [...] (ibid.: 275)

五行相生 *The Five Elements Each in Turn Producing the Next* (ibid.: 276)

五行相胜 *The Five Elements Triumph[ing] over Each Other* (ibid.: 277)

与“五行”相关的词条主要采用拼音或直译方式。“五行”的翻译为 *Wuxing*，这种纯拼音的形式更为依赖相关文化框架的支撑，需要词条下的双语释义来提供五行的文化背景知识。但是，纯音译不适合“五行相生”“五行相胜”这类复合型子概念，会给理解制造障碍，所以“五行相生”被译为“*The Five Elements Each in Turn Producing the Next*”，“五行相胜”被译为“*The Five Elements Triumph[ing] over Each other*”，都力图通过字面翻译来实现转文化识解。在它们所激发的概念整合中，中华文化空间中的“五行”文化框架映射到整合空间，为英语读者构建“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的意义结构。再如：

道 *Dao (Way)*

本义指人所行之路，引申而有三重含义：其一，指不同领域的事物所遵循的法则，如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则成为天道，人事活动所遵循的规律称为人道；其二，指万事万物所遵循的普遍法则；其三，指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超越了有形的具体事物，是万物生成的基始，又是万物存在和人类行为的根据(……)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dao* (道) is the way or path taken by people. It has three extended meanings: 1) the general laws followed by things in different spheres, e.g. the natural order by which the sun, moon and stars move is called the way of heaven; the rules that govern human activities are the way of man; 2) the universal patterns followed by all things and beings; and 3) the original source or ontological existence of things, which transcends form and constitutes the basis for the birth and existence of all things, and for the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 (ibid.: 42)

道法自然 Dao Operates Naturally (ibid.: 43)

玄 *Xuan* (Mystery) (ibid.: 324)

与五行八卦紧密相连的道家思想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其核心概念“道”及相关概念的双语表达也多依赖单域型整合网络来实现转文化识解。例如，“道”的翻译为拼音加直译 *Dao (Way)*，这种方式无法为英语读者提供足够的文化知识来理解“道”的内涵，因此，在识解过程中，读者需要中华文化空间中的道家文化框架映射于整合空间，以构建的“道”的概念结构。“道法自然”的翻译方式与上文讨论的“五行相生”类似，采用直译“*Dao Operates Naturally*”。读者在转文化构建中，将根概念“道”的框架与“道法自然”中的基本元素（如“道”“法”“自然”）进行整合，生成“道法自然”的文化概念。与“道”相关的“玄”被认为是万物的本源，有幽深玄妙之意，直译为 *Mystery*。英语读者既有的文化框架使其很难在 *Mystery* 与“玄”之间建立映射关系，他们对“玄”的理解需要依赖对道家文化框架和“幽深玄妙”的基本意义的整合。

3. 双域型整合的转文化构建

除了以上我们讨论的镜像型和单域型转文化现象，还有一类文化概念英语读者在理解时需要整合两个不同的文化框架。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双域型概念整合。“德”“气”“天”等既属于这一类。例如：

德 *De* (Virtue)

“德”有两种不同含义：其一，指个人的良好品格或人们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良好品行(……)。其二，指事物从“道”所得的特殊规律或特性，是幽隐无形的“道”的具体显现，也是事物产生和存在的内在依据。

The term has two different meanings. One is an individual's fine moral character, or his proper conduct in society. [...] The other meaning of *de* (德) refers to the special laws and features obtained from Dao, or the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hidden and formless Dao,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basis for the origination and existence of all things. (ibid.: 47)

德性 *Virtuous Nature/Morals as Human Nature* (ibid.: 48)

德性之知 *Knowledge from One's Moral Nature* (ibid.: 49)

“德”为传统中国评价人的重要标准，多指个人的品格和品行。中西

方对品行的理解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是这种相似性较为局限，所涉及的部分关键要素不为中西文化所共享，无法实现针对“德”这一概念的镜像型转文化识解。《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对“德”的释义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为我们常说的品行，其二为由“道”所生的万物规则。其中，“品行”与英语读者既有的文化框架部分重叠，而“道”在西方文化框架中缺失。因此，英语读者对“德”的转文化构建需要两种文化框架的共同参与：中华文化空间的道家框架和西方文化空间中的道德框架共同融合到整合空间中，实现“德”的双域型整合。“德性”和“德性之知”等子概念也继承了根概念“德”的双域型整合模式。英语读者对“德性” (Virtuous Nature/Morals as Human Nature) 的理解需要“德”的“品行+道”的双文化框架整合，而“德性之知” (Knowledge from One's Moral Nature) 作为“德性”的子概念，亦是如此。又如：

气 *Qi* (Vital Force)

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物质实体，是构成一切有形之物的原始物质材料，同时也是生命和精神得以发生和存在的基础 (……)

Qi (vital force) has a material existence independent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is the basic element of all physical beings. It is also the basis for the birth and existence of life and spirit [……] (ibid.: 174–175)

精气 Vital Energy (ibid.: 112)

血气 Vitality/Vital Force (ibid.: 328)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古人认为，“气”没有固定形态，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所有物体均由“气”聚集而成，物体的消失是因为“气”的消散；同时，“气”还影响到人的秉性。“气”被译为 *Qi* (Vital Force)，其中音译部分 *Qi* 包含了中华文化赋予这一概念的特有属性，而意译部分 Vital Force 对应西方文化空间中的一般意义。虽然“气”的古代哲学意义与西方文化的理解不同，但“气”的无固定形态、聚集性等特征仍与现代意义上的“气”有类似之处。因此，英语读者对于“气”的转文化识解同时涉及中国古代哲学框架和现代科学框架。继承了根概念“气”的双框架特征，“精气”“血气”等子概念的转文化构建也依赖类似的双域型整合网络。再如：

天 *Tian* (Heaven)

“天”是中国古代思想中具有神圣性和终极意义的一个概念。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指自然意义上的天空或人世之外的整个自然界，其运行呈

现出一定的规律和秩序。其二，指主宰万物的具有人格意志的神灵。其三，指万事万物所遵循的普遍法则，同时也是人的心性、道德以及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依据。

Tian (天) is a sacred and fundamental concept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It has three different meanings. The first is the physical sky or the entirety of nature (not including human society), the operations of which manifest certain laws and order. The second refers to a spiritual being, which possesses an anthropomorphic will and governs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The third denotes the universal law, which is observed by all things and beings and which is also the basis of human nature, morality,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s. (ibid.: 245–246)

天道 Way of Heaven (ibid.: 246)

天理 Natural Law/Principles of Heaven (ibid.: 250)

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ibid.: 251)

天人合一 Heaven and Man Are United as One (ibid.: 256)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在解释“天”这个词条时指出其具有“神圣性”和“终极意义”。“天”在中华传统观念中既指整个自然界，又指主宰万物的神（如“老天爷”），也代表着万物遵循的法则。在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中，“天”（Heaven）往往对应着“天堂”和“上帝”。“老天爷”和“上帝”虽然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但有很多相似之处。“天”的翻译为拼音加英语“*Tian* (Heaven)”。这不仅是一种翻译技巧，还是文化交融的体现。读者在理解“天”时，把中华文化空间的“天”（*Tian*）框架和西方文化空间的“Heaven”框架共同投射到整合空间中，产生了对“天”的中西文化融合的理解。根概念“天”的双域型转文化模式会延续到与“天”相关的子概念中，从“天道”“天理”“天命”到“天人合一”，这些子概念均以双文化框架整合的模式实现转文化识解。

四、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从双语出版物《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的转文化现象中有以下发现：

转文化识解的背后主要涉及三种概念整合模式：镜像型、单域型以及双域型。根据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观 (Taylor, 2003)，相邻范畴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范畴成员有的接近范畴原型 (prototype)，有的相距较远，因此在典型程度上呈连续性。我们认为，转文化识解的这三种模式也并非互相独立，模式内部和模式之间也都呈现一定程度的连续性。

我们在讨论镜像型整合的转文化现象时分析了“八音克谐”和“抱法

处境”两个概念。尽管它们均属于镜像型整合，但镜像程度不同。“八音克谐”的“八音”译为 Eight Sounds，翻译未提供概念整合所需的“八音”的具体意义结构，需要读者从词条下的双语释义中提取八音的乐器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西音乐框架之间的差异性。“抱法处势”的翻译“Upholding Law by Means of Power”则提供了概念整合所需的“法律”“权力”等基本概念元素，英语读者可直接进行镜像型整合，不需要双语释义的补充。与“八音克谐”相比，“抱法处势”的镜像程度更高，英语读者进行转文化识解的认知负荷较小，而“八音克谐”的转文化识解更接近单域型整合模式。

在单域型整合的转文化现象中，不同概念的翻译表达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单域模式。例如，“兑”“艮”“巽”作为“八卦”的三个概念，分别象征“水泽”“山”和“风”，被译为“Marsh”，“Mountain”和“Wind”；而另外三个子概念“坎”“坤”“离”的基本象征义为“水”“地”“火”，却被译为“The Water Symbol”，“The Earth Symbol”，“The Fire Symbol”。我们认为，这两种译法间的微妙差异涉及以下的认知模式差异：八卦不仅有基本象征义，还有各种引申义。比如，“兑”可引申为“女性”“女儿”等义，“艮”和“巽”也有引申义。因此，只译出“兑”“艮”“巽”的象征义，会让读者产生较大的认知落差，需要具体的双语释义来补充文化框架。相比较而言，“坎”“坤”“离”的翻译标记了概念的类属“Symbol”，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化框架间的鸿沟。从这个角度看，“兑”“艮”“巽”的转文化理解呈现的单域型特征更加明显，而“坎”“坤”“离”的转文化构建更靠近镜像型。

双域型整合的转文化现象涉及两种不同文化框架的整合。在整合过程中，由于输入文化框架的突显程度不同，整合空间产生的转文化效果也有所不同。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的双语编排在一些术语的处理上倾向于以中华文化为主导框架，但是在具体的概念阐释上，文化框架间的竞争性时有所现。例如，我们在前文注意到，“德”[De (Virtue)]“气”[Qi (Vital Force)]“天”[Tian (Heaven)]等根概念的翻译均采用了拼音加字面义的方式，有意让读者同时将中华文化框架和西方文化框架融入到整合空间。在这种双域型整合中，中华文化框架的优势不再像单域型整合模式那样突出。在子概念的双语理解上，文化框架间的竞争性有着更加微妙的变化。比如，在“精气”(Vital Energy)“天道”(Way of Heaven)等子概念的翻译中，西方文化框架(如

Energy, Heaven 等) 的显著性增强, 而翻译中未直接呈现的“气”“天”等中华文化框架似乎背景化了。在这种情况下, 后者的激发需要额外依赖根概念框架以及子概念的具体释义, 导致认知负荷的增大, 从而使子概念的中华文化框架较根概念中的中华文化框架显著性降低。据此我们认为, 子概念的双域型转文化整合比根概念更靠近镜像型文化整合。我们同时可以假设,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英语读者在理解子概念时可能会忽略根概念的继承性和子概念的具体释义, 使中华文化框架未能映射到整合空间中。这样一来, 原本的双域型整合会更接近单域型整合。

综上, 我们认为镜像型、单域型和双域型转文化整合并非像概念整合经典理论所设想的那样互相独立。事实上, 这三种整合模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连续性。镜像型概念整合可趋向单域型整合, 单域型概念整合也可趋向镜像型, 而一般认为最复杂的双域型概念整合也可趋向镜像型或单域型。从符号学角度来看, 概念整合模型的连续性和互动性与皮尔斯符号学的连续论 (Synechism) 相契合, 即世界上不存在独立和对立的符号, 思维与物质、生命与非生命之间都是连续的 (Romanini & Fernández, 2014)。三种转文化整合模型的动态模式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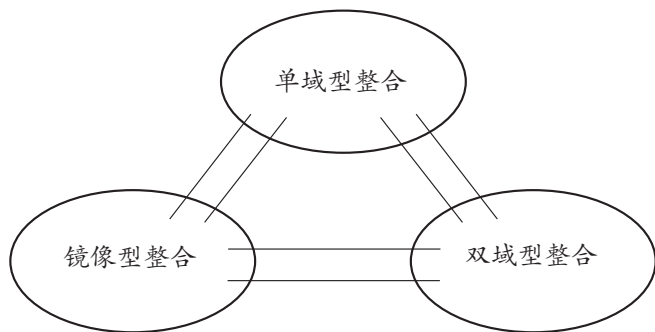


图 2 转文化整合模型的互动图式

五、结语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出发, 讨论转文化研究与概念整合理论的关系, 并基于两者的相通性对双语出版物《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哲学卷)》中的转文化现象进行分析。通过对镜像型、单域型、双域型三种转文化整合模式的探讨, 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术语翻译的转文化模型呈现连续性的特点,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概念整合理论模型的不足。本研究拓宽了转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 完善了概念整合理论模型, 为认知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常向群: 超文化与中国社会科学全球化—词汇的发明与发掘,《全球中国比较研究》, 2016(1): 13-27.
- Fauconnier, G. & Turner, M.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manini, V. & Fernández, E. (eds.). 2014. *Peirce and Biosemiotics: A Guess at the Riddle of Life*. Dordrecht: Springer.
- 史安斌: 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国际传播》, 2018(5): 1-5.
- 史安斌 盛阳: 从“跨”到“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当代传播》, 2020(1): 18-24.
- 沈骑: 从跨文化、“际文化”到“超文化”研究: 兼评《普世价值梦、民族国家梦及环球共生梦—中欧相逢中的跨文化生成性思考》一文,《全球中国比较研究》, 2016(1): 199-203.
- Taylor, J. R. 2003.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M. 2014. *The Origin of Ideas: Blending, Creativity, and the Human Spa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M. 2020. Constructions and Creativity. *Cognitive Semiotics* 13(1): 1-18.
- 于硕: 寻找“超文化性”的生存空间: 回应沈骑,《全球中国比较研究》, 2016a(1): 204-214.
- 于硕: 普世价值梦、民族国家梦及环球共生梦—中欧相逢中的跨文化生成性思考,《全球中国比较研究》, 2016b(1): 31-57.
-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编委会:《中华思想文化术语》.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年。

阎浩然, 202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获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 系主任助理。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语言学、文体学、符号学、语言哲学、翻译。目前已在《当代语言学》等外语类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包括《文本世界理论的新发展——〈世界构建: 心智中的语篇〉评介》《如何以“规则”行“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再思考》《功能文体学视角下的小说翻译研究——论〈理智与情感〉中语法隐喻在中文译本的重构》等。

蓝纯,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语言学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认知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翻译。已出版专著及教材10余部, 包括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patial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2003),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2005), 《语用学与〈红楼梦〉赏析》(2007), 《语言导论》(2007), 《语言学概论》(2009), 《修辞学: 理论与实践》(2010), 《大学思辨英语教程精读1: 语言与文化》(2015), 其中《语言导论》被评为2008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语言学概论》和《修辞学: 理论与实践》被评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大学思辨英语教程精读1: 语言与文化》获得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建设奖; 另有译著多部,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2004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2021年主讲的“语言学概论”慕课被评为国家级一流线上课程。